

江流浩然 归于大海

从滨江大道望去，绵延的江堤像是一道绿色的屏风，隔开江流与城市。江水兀自远去，把繁闹留给了在路上奔驰的人。江堤上有零星的树，还有各种颜色的小点，那是在黄昏时散步的人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他们朝着远方拍照，仿佛要留下这一刻绝美的天空。江堤之上，云山高耸，人、树、江水都在云下，似乎静止，有如时间。忽而，一个点跃起，落下，接着又跃起，是一只浅色的小狗。

就像宫崎骏电影里的一个镜头，妻子说。

是的，像宫崎骏的电影。我曾给学生看过他的电影，那如同湖水纯净而唯美的画面，如同深邃宁静而辽远的思想，让学生走进了一个他们之前从未领略过的艺术世界。就连我布置他们的观影感受，语言也都变得纯净而深邃——“那是自然的声音，比山间的雨声小一点。”“我也要变成一辆龙猫公交车，在乡村的小路上飞驰，把所有人都抛到前面。我要带着自己去找童年，去找生病的妈妈。”

学生们的诗情像夏天的野草一样疯长，这一刻，我突然领会到教育的意义：推开一个又一个世界的门。是的，世界不止一个，诗的世界，数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哲学的世界，情感的世界……我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但又互相纠缠。有一次，我们请语文和历史老师一起讲同一篇课文，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语文老师谈得眉飞色舞，他从文章中读出了清洁的嵇康、孤傲的嵇康、痛苦的嵇康，而历史老师则沉静而深邃，他以“时也、运也、命也！”为题，告诉我们嵇康并不仅仅是精神的存在，他也是一个在政治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名士。文学的世界和历史的的世界重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与真实不断接近的嵇康的世界。

可惜，这只是一次教师讲座。如果真的是一节学科交融的课，那该有多精彩！上那一堂课的学生会有多么幸运！

人们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教育要改变命运。这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成立的，比如通过高考进入大学、选择专业，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今后的人生之路。但又不是完全正确，因为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改变人。让不谙世事的孩子成为健全、智慧且温暖的社会人，让家长羽翼呵护下的孩子成长为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以新的面貌、完善的人格，自主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后才能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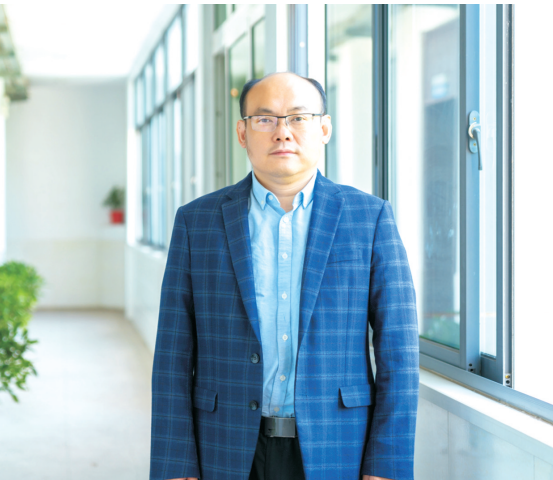
改变命运和改变人，这两种教育观并不截然对立，但后者更加重要。

那年春节，我接到一个以前教过的学生的信息：“您让我从一个骄傲自满的孩子变成逐渐学会反思和体验生活的人。您的语文课，让我见识到了文字还有哲学的魅力，直到现在都深深影响着我……以前的我不会去阅读，认为自己已然“优秀”，但是您让我们读苏轼、读陶渊明，教会我要思考。我这才发现我是那么的浅薄和渺小，感谢您将这个年轻人拉回到‘对’的路上。”我回想起她在高中时确实很喜欢语文，每节课都很认真地听，包括枯燥的复习课，毕业后也还和我交流读书的体会。但我不敢自认为有那么大的作用，她无疑是从广泛的阅读中学会了思考，获得了启迪，事实上她读的很多书我都没有看过。我祝贺她的成长，感谢她的表扬，也很真诚地告诉她，“老师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个人的道路，归根结底源自他的内心。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教师只是中介，真正的力量来自阅读和心灵。”我还告诉她，我很高兴看到她用“骄傲”形容自己，因为年轻人就应该骄傲一点，不过，应该是谦卑地骄傲，苏格拉底也是这样的，他自认一无所知，却又知道自己是最聪明的。

我由衷感谢这名学生，以及所有愿意在文学和哲学的世界里游历的学生，他们让我不断明了并相信自己心目中真正的教育：为学生推开通往世界的门的同时，也努力带他（她）走上一条自我之路。当然，这其实是同一件事。

语文新教材选了惠特曼的《自我之歌》，诗中的意象纷繁复杂：草叶、星星、蚂蚁、沙、鹤鹑、雨蛙、藤蔓四延的黑莓、机器、低头吃草的母牛、小鼠、爬虫、海洋……我读过不少老师的分析或是教案，说实话，都太复杂了。诗人不是用技巧来写作的，或者说，诗人所有的技巧都指向那一句深藏的箴言：人通过走向世界、容纳万物，而成为他自己。

这无疑也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教育中所有的技巧都指向它。就像江流浩然，归于大海。



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德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文、诗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诗歌、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

青豆腥鲜

李丹崖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毛豆成熟的季节到田间去，无需剥豆，单纯是朝豆田的边缘一站，就能闻到浓郁且清新的豆腥味。浓郁和清新并不矛盾，浓郁说的是密密匝匝的豆荚，毛茸茸的，在豆田里跟着绿浪此起彼伏，清新说的是豆子特有的一种新鲜感，随着风吹，能第一时间满溢你的鼻孔，这腥却不让人厌烦的一种气息。

是的，草木的腥，一般是伴随着草木的鲜爽出现的，可谓“腥鲜”。

旧时的乡村少年如我，在盛夏里，去豆田，有两个目的。一是去捉伏在豆田里的蝈蝈，另是到豆田里拔几棵长得饱鼓的青豆尝鲜。我先去豆田里捉了蝈蝈，再掰下几大把几近成熟的豆荚，挖一只小坑，放在火中闷烧。什么是闷烧呢？先挖一个土坑，在面里烧一堆柴，火烧旺渐渐萎了，迅速把豆荚扔进去，稍事把火堆掩着豆荚，迅速覆土，大概十分分钟左右，扒开火坑，青豆

的香直溜溜地冒出来，那股香让人垂涎，扒出青豆荚来吃，豆荚软，剥开，青豆嫩，甚至可见盈盈冒着的热气，吃上几粒，惊呼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较野蛮的吃法。一般在毛豆下来以后，皖北餐馆中常见的吃法是盐水毛豆。盐水毛豆的做法很简单，新鲜的毛豆荚，以一只荚为一个单位，清水中洗净了，放在锅中煮，水中下入八角、香叶、花椒、葱白、姜片、盐等，煮沸十许分钟，香气扑鼻，放凉了，置于餐盘，是炎炎夏日餐桌上的消暑王牌菜。当然，也有把新花生与毛豆同煮的，滋味也很特别。这是一份不需要太多厨艺的菜肴，做出来，又广受好评。一盘盐水毛豆，静静地享用，哪怕是不喝酒，佐上一杯绿茶也大好，清清爽爽的一个午间，就这样被一盘盐水毛豆成全。

在皖南，一般喜欢用毛豆来炒鸡杂。新鲜的鸡杂，剥开的毛豆，鸡杂用盐巴、料酒、



◇信笔扬尘

枝头的光阴

范玲玲

儿时的老屋边有株野桃树，长得最急，几年时光，一棵小苗就成了合抱之木。每年春初，桃树就争芳斗艳开起了花，满树粉红，铺天盖地，一年比一年热烈，像是把整个春天的娇嫩都抢了来。可那些绽放的花朵，再怎么鲜艳，如何能经得住岁月的洗礼，几阵风几场雨，花瓣儿像撕碎的日历，在光阴里纷飞。青青的果子刚在叶底冒头，我们便日日骑在墙头张望，看着它由豆子那么大一天天长得又红又圆。

桃熟了，屋场一下热闹了，风儿也来助力，将半熟的桃从高高的树上打落满地，孩子们围在树下捡桃，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每每捡到一个如获珍宝，笑声叫声在枝头回荡。过一些时日，果子熟透，母亲用长竹竿全部打下来，麻袋装上，挨家挨户送上

些，那些吃着桃的小伙伴们，甭提多高兴了。

我们曾一度责怪桃花怎么凋谢得那么快，桃子怎么才熟就打光了，留下满树的寂寞和无趣的我们。物换星移，那些热闹的儿童渐渐变得安静，不再稀罕桃花几时开，不再到桃树下馋得直流口水，桃树也老得裂开了，琥珀色的树油从裂缝里一点点冒出来，给老树增添了许多沧桑。小人儿们长大了，桃树老了，枝头的花稀稀落落，已不爱结果实了。几场大雪压断了老桃树的枝丫，父亲终于砍倒了它，我禁不住去数老树的年轮，在一圈圈的记忆里打捞时光。

再回老家，婢蹲在石阶上剥豌豆，笑时露出豁口的牙，我惊讶：“婢的牙怎么就掉了啊？”婢笑说：“这娃，我翻春就满七十，牙哪能不掉哦？”我手一抖，青豆滚落满地。

◇人间小景

扇子

吴兆敏

去年去山西，在大同古城，我和女儿在售卖漂漆扇子的店铺门口驻足。陶缸里水面上漂着五颜六色的漆。圆形、长方形、花瓣形、芭蕉式、桐叶式、椭圆形的白色团扇，可任选，拎着扇柄，将扇面浸入水中，轻轻移动，各色彩漆粘于扇面之上，俨然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这种随机随心创造的艺术，给人一种打开盲盒般的感觉。

斜阳照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看女儿漆扇轻摇，步履盈盈，噫！如果换上裙裾飘飘的汉服就更美了。

“扇子扇凉风，日日在手中。有人问我借，要过八月中。”1970年代，刚上小学听过的这首民谣不知传了多少年，传了多少代，也不知从哪传来的。大江南北，关于借扇的民谣版本很多，但大意类似，都是扇子是消暑好物哪舍得借的意思。

酷暑天气，有一把扇子在手，无疑是一种享受。

从写满字的作业本上撕一页下来，跟着大同学学着叠纸折扇，薄纸折成的小扇软

软的，贴着小脸使劲扇，亦有一丝凉意。那是年幼时学的第一门手工活。

麦秆扇是小时候老家夏天的必备。小麦收割后，取没有裂缝的麦秆，放入沸水煮一会漂白后再晾干。麦秆在心灵手巧的母亲手中纵横交错上下翻飞，编成长辫，然后盘成圆盘，用细线缝制成扇面，周边用布条包上耐磨。麦秆也可染上红色、绿色、蓝色，编出好看的图案。取一截竹片剖开，一边长一边短，夹住扇面，用针线固定，一把麦秆扇子就成了。几个姐姐在母亲的指导下，也成了编麦秆扇的好手。也有用棕树叶做成的扇子，比麦秆扇子简单多了。砍一枝棕叶，剪成圆弧状，边缘用布条缝上。坚硬的棕叶杆子就是天然的扇柄，虽然粗糙但耐用。

麦秆扇子人手一把，不用争抢，也没人来借。若有客人邻里登门，递上一把扇子。“这天太热了，快扇扇吧！”从地里干活回来的父亲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汗流浹背，我站在父亲身后，一双小手握住扇柄对着父亲的脊背“呼哧呼哧”使劲扇，汗收

蚝油腌制了，切上一些菱形的青红椒片，与毛豆同炒，要稍稍放一些豆瓣酱进去，酱汁十足，滋味尤佳，且很能下饭。香肠蒸豆米这道菜，就是以青豆打底，上面是切了片的香肠，放在碗盏之中，蒸熟即可。香肠莹润透亮，青豆新鲜水灵，让人大快朵颐。南方人一般称毛豆为“毛豆米”，还把蚕豆也称之为“蚕豆米”，把芡实称之为“鸡头米”……这或许与南方人爱吃米有一些关系，也或许是南方人心思细腻温婉，把一切个头稍大一些的豆类或籽实多称作“米”，兴许是有一些渊源的。

七月烹葵及菽。青豆亦可煮粥。古时，每逢立夏，人们都要做一锅立夏粥，立夏粥就是把黄豆、黑豆、绿豆、红豆、青豆在一起煮成粥来食，一锅子豆子在开会，真是壮观。最有趣的是，黄豆与青豆同在，两豆，一为归仓老者，一为豆蔻少年，可谓活色生香。吃立夏粥，最好配上一叠小咸菜，旧时，有做八宝菜的，最能佐粥。所谓八宝菜，是苋莲、白萝卜、茴子白、笋尖、中期黄瓜、莲藕、大青椒、荸荠、银条、花生仁、生姜等一起腌制的酱菜，这其中，若是少了花生，亦可拿青豆补上。吃立夏粥，佐八宝菜，碗盏之间，赤橙黄绿青蓝紫，那叫一个热闹。



三十年前她替我梳头时还扎着油亮的麻花辫，时光流逝得多快，不觉恍然大悟，如今我已是当年婢婢的岁数了，真是“时光容易把人抛”。

我起身打量周围，童年的土房子被新式楼房替代，桃树桩下，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那些儿时的热闹一去不复返了，曾经的小伙伴们都去哪了呢？一切都淹没在时光的洪流里。倒是婆婆种的月季懂得与时光周旋，从惊蛰开到霜降，旧瓣未凋新蕾又生，将晨昏熬成胭脂色的年轮，让光阴在枝头慢下来。

女儿手里铃铛声惊醒了我的思绪。她蹒跚够门把手的模样，竟与当年嚷着要穿我高跟鞋的小人儿重叠。原来光阴早在我们数着“何时会走路”“几时能上学”的絮语里，悄悄淌成了指缝间的流沙。我不再念叨她快快长成懂事的大姑娘，宁可那些奶声奶气的“妈妈你看”在风里多飘一阵，用心去感受每一阶段时光的曼妙。

原来光阴并非不能挽留，只要肯在每片舒展的叶脉里，藏进不慌不忙深情，就一定定格人生最美的风景。

了，父亲笑了。有时也会偷懒，坐在姐姐的身边，享受一下“一人扇二人凉”的待遇。

月亮照着小山村，孩子们在门口的墙上嬉戏打闹，大人们拿着扇子唠着家常。扇子扇凉风，还可驱赶偷袭的蚊子。

扇子的功用不只是消暑。在文人笔下，它是借以抒情的器物；是孙悟空扇灭火焰山之火的法宝；是济公呼风唤雨、驱邪降魔的法器；是周瑜“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令器；是侯方域送给李香君的定情信物；是杜牧“银烛灯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清冷；是范成大“去年团扇题诗处，依旧疏帘细雨中”的惆怅；是班婕妤“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的怨歌；是王羲之书六角扇“但言王右军书，以资百钱也”的义举……

火画扇、檀香扇、竹丝扇、绛绢扇，号称中国四大名扇，只见过檀香扇，小巧，能生起香风，它们以非遗的形式传承了下来。现如今，在折扇上写字作画的文人不少，扇子成了艺术的一种。

离开年少时生活的小山村三十多年了，儿时的麦秆扇子早已消失在岁月里，但依然稳稳地留在记忆深处。

小区树荫下，几个老太太坐在那儿乘凉聊天。一个老太太一手扶着婴儿车前后移动，一手拿着蒲扇轻轻扇动，小推车上婴儿睡得正香。喜欢这样温馨的画面。

◇风雅颂

七月令（组诗）

汪远定

小河记

晨起点一会灯
燃心中的一条小河
龙腾山下
河水清冽
天色和人心被你
瞬息点亮

小河虽小
你静静地
奔流
在黎明之前抵达

七月

大地如炙
滚烫的“暑”字包裹
从赤道折回
它——日字当头
万物生灵倍感
阳光灼灼可亲

成长

一生是什么？
叩问一生的内涵
它是时间的集合？
它是那个用生卒年
标识的盒子？
一生的沙漠流淌着绿洲
时间的沙漏演绎你我一生

致友人

我的朋友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不分职业
他们脾气各不相同
禀赋也相差甚远
但他们同样悲悯慈爱
同样充溢智慧和远见

若是同窗好友，他们定然
出类拔萃。若是忘年之交
他们大半为恩师和引路人
他们是资深的八零九零后
他们谈吐不凡且神采奕奕
青春的车辙仿佛跳脱了两代人

端坐于友人面前，好生清静
一生好像一杯清茶
照进七月的某一天
天气晴好微风回旋山谷
我欲临风写信寄给我的友人
他们或远或近，阳光更显明媚
照样晨起读书，深夜伏案
游习学问的深渊
不能自拔

玉米记

七月，玉米是我真正的朋友
为我解难，化作每日早餐
晨起去学校后边的菜地
沾点露水，泥土气，以及
清脆的鸟鸣
游荡在高高挺立的玉米队伍中
我只愿寻回四五六棵胡须棕黑色的壮年
想必他也是
脱胎换骨的时候

乘着酷暑里清晨的微风
脱去层层包裹的大衣
感受一下玉树临风
她体态丰盈而自足
把七月定格为一生的收获

葡萄记

大暑日，最水灵的地方
是静静地品尝一颗颗
丰腴的葡萄
躺在她的内核
清凉一夏夏天

夜里，写一封信
告诉远方的亲人朋友
避暑不用走远
在书房读一本诗集
或写葡萄的书
看葡萄架上缀满绿色宝石
尝一尝新鲜的七月滋味

